

“我心飞翔”作品系列

韩青辰 著

雨季里的向日葵

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“我心飞翔”作品系列

韩青辰 著

雨季里的向日葵

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雨季里的向日葵 / 韩青辰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
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6

(“我心飞翔”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584-0853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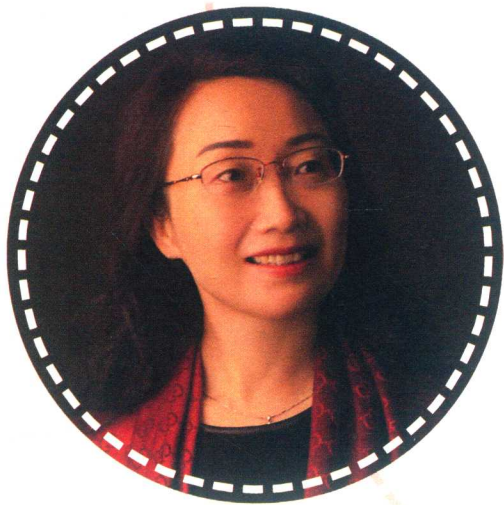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雨... II. ①韩...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3113 号

书 名 “我心飞翔”作品系列----雨季里的向日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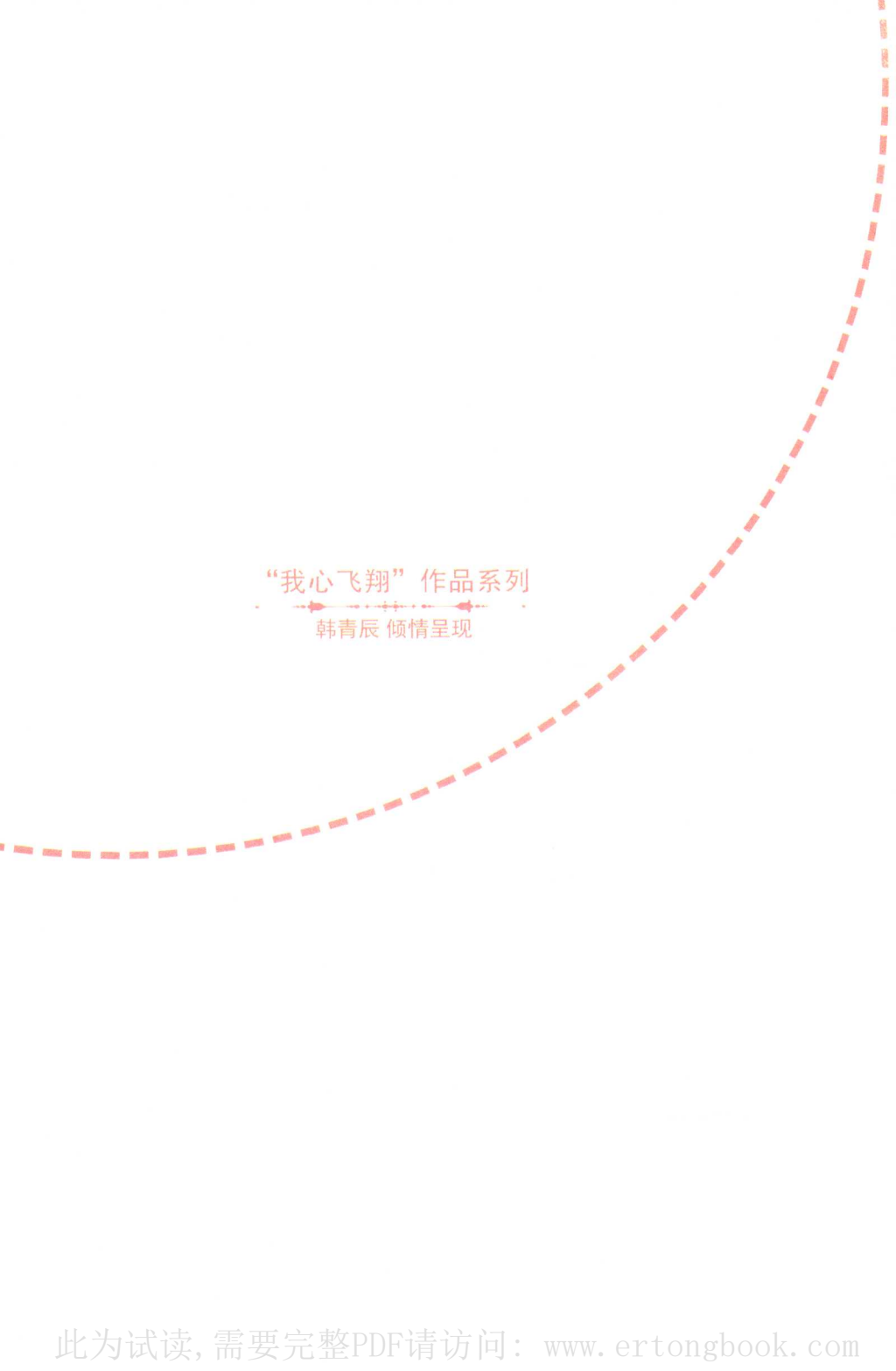
丛书策划	陈文瑛
著 者	韩青辰
责任编辑	钟小羽 张晓玲
插 画	杨 静
装帧设计	李 璐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	5.25 插页 4
版 次	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84-0853-3
定 价	20.00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韩青辰，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一级作家。出版《因为爸爸》《小证人》《茉莉天使的成长圣经》《我们之间》《水自无言》《飞翔，哪怕翅膀断了心》《每天都在失去你》等六十多本图书。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、金近儿童文学奖、《儿童文学》首届十大青年金作家奖、“周庄杯”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、紫金山文学奖等。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、入围2017“中国好书”、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以及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推荐图书等。



“我心飞翔”作品系列

韩青辰 倾情呈现

目 录

阴影	001
芦苇坡儿黄	022
渴望阳光	045
瓶中少女	062
一个与五个	090
雨季里的向日葵	110
一尘不染	131
后记	156

阴 影



这个夏天退潮一样过去了。凯子似粒搁浅在岸边的鹅卵石，晾在那里久了，水迹干涸在上面，附丽了尘埃的阴影。风沙起来后，越来越面目含糊。

于是有人说古田小学四年级的凯子傻了。议论的声音绵密得像秋后的雨，阴冷潮湿，透心透骨的凉。秋天还没站稳脚跟，凯子就过早地穿上了夹袄，手臂笼到袖筒里，脖子连同眉毛眼睛一起往衣领里埋，可他还是觉得冷。关上门窗钻进被窝，他忍不住打哆嗦。

某一天，凯子伸手去水缸里舀水，他的手刚汲到水，人就疯子样的跳起来，手在空中无来由地甩着，嗓子里冒出兽类才有的惊恐叫声。大人们跑过来，问他怎么啦。凯子什么也说不出。问急了，他嚷嚷出一个字：“水——”

1.

凯子是古田远近闻名的调皮鬼。古田的孩子挨揍，常常与凯子有关。大人们边用青竹竿揍孩子边这样叫嚣：“跟不跟凯子疯了？”

凯子的名声就这么坏了，凯子父母恼恨这一点。他们在六里外的镇上卖净菜，早出晚归，回家只剩下发火的心情。凯子爸爸听到这样的叫嚣，就像炸弹爆裂，抄起东西没头没脑地冲凯子砸过去。有时候是一只地瓜，有时候是一棵包菜，有一回竟是他削菜的刀。幸亏凯子经验丰富，腰一闪，那刀就明晃晃地立在身旁的地上。凯子怕爸爸，怕到骨髓里去了。可只要爸爸不在，心又开始痒痒。

凯子爸爸知道凯子的劣根，他咬牙切齿地对凯子老师说：“你们给我往狠里管教，怎么狠我都没意见。”这样，凯子就成了老师们专项斗争的对象。

凯子在学校挨了打受了骂，不敢让爸爸知道。一旦知道，他会解下皮带再次巩固老师的教育成果。凯子妈妈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。凯子挨打得受不了叫唤她，她头也不抬地喊：“打得好，给我加把劲儿。”

凯子的父母、凯子的老师、整个古田的人，在教育

孩子的意识上是统一的。他们觉得孩子调皮就该揍，尤其像凯子这样屡教不改的。

古田的孩子天生喜欢跟着凯子，凯子想安生都不行。凯子对他们的态度并不好，大有横眉冷对的意思。可尾巴就是尾巴，凯子走到哪儿都甩不掉他们。

黑水在山林中逮到一只蚰蚰儿，没过夜，摸黑就送给凯子。黑水是凯子多年的老搭档，凯子干过的豁边的事儿，都有他一份。凯子尽管对蚰蚰儿不是很感兴趣，但他还是收下了。阿德比凯子长一岁，是队长的儿子，但个头不如凯子，气焰也被凯子压得低低的，凯子理不理他完全看自己的心情。但凯子不愿冷落阿德，因为他呆、听话，更因为他比自己大还呆还听话。

小易不同，小易才上一年级，比凯子小三岁呢！凯子不喜欢跟小孩子玩，那样没名堂。可小易难缠，好像凯子能代替他爸爸妈妈似的。小易的爸爸和妈妈在城里打工，小易跟着奶奶。他常年跟着那个耳聋眼花的老人蛮可怜。凯子没烦恼的时候，对小易就好些。

凯子的成绩并不差。父母和老师管狠了，他还考过第一。不过稍微松一松，他就回到中游去了。这证明凯子聪明。古田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，所以他们讨厌凯子讨厌得并不彻底，老师们也一样。这无形当中就更抬高

和神化了凯子。

凯子喜欢玩刺激。古田人禁止孩子们上山下水，凯子私下里都偷偷干过。凯子告诉孩子们山里面真的有鬼。黑水说那不是鬼，是神仙。凯子坚持说不是神仙是鬼。古田的孩子都怕鬼，因为大人们怕。

阿德傻，他手掩着嘴巴问，鬼是什么样子？

说不上来，反正你见了他就知道他该叫鬼。小易听到这儿就惊叫起来说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凯子坏笑。

凯子不高兴的日子大家就都无趣了。为了讨他欢喜，暑假开始阿德带着黑水和小易主动去找凯子。阿德这回没空手，他送给凯子一只龟。

龟养在玻璃缸里，玻璃缸玲珑别致，是古田所没有的稀奇。凯子看上这只玻璃缸，龟他倒没什么兴趣。他想，有了这只玻璃缸该能干多少事情啊，装上水养好看的金鱼；或者埋点土种花；还可以存自己的宝贝，石子什么的。凯子喜欢新奇的东西。

他们带上玻璃缸一起去西河边耍。玻璃缸却不小心撞在岩石上打碎了。他们用碎玻璃片漂西河水，看着水波兴起平息，兴起又平息，渐渐地就兴奋了。

“太热了，我们下河洗澡吧。”黑水撩起衣服，露出冒汗的肚子，好像他不下水不行。

“怎么能呢？放假的时候老师讲过不准下水的！”阿德一脸的惊讶。

“谁让你去告诉老师了，傻蛋！”

阿德最怕人说他傻。“可是水里会有鬼吗？”阿德赶紧转移话题。

“你们说呢？反正我是不信，什么鬼不鬼的，都是自己吓唬自己。老师不是说过吗，要相信科学。”小易很以为意。他跟在凯子他们后面，老想着表现自己。

凯子不说话，当然不是怕鬼。放假前，校长班主任特别声明过，暑假里最不能做的事情，就是私自下河洗澡。班主任当时说这话时还盯住自己几秒，然后转过脸说：“我可不希望我们开学的时候少了谁。”

太阳下面身上的痱子狂躁得厉害。凯子咽了口唾沫。“听好了，我决定下水洗澡去，谁愿意谁跟上，但有一个要求，必须绝对保密。”凯子说完脱衣服跳进西河。

“扑通！”“扑通！”“扑通！”他们三个全跟着下去了。西河的水真清，他们可以看见彼此赤裸的肌体。不知是谁踢了一脚水，四张脸蛋立刻水淋淋的。嬉闹哗地开始了，没有预谋，更没有节制。

他们一会儿模仿鱼，一会儿模仿青蛙，一会儿互相扑倒、追逐、打闹。连最胆小的阿德都忘了水鬼的事，

只知道一个劲地咧着大嘴笑着让着躲避着出击着。

小易就在笑得喘不过气来往里滑了下去。他们似乎听到一声轻微的“哎呀”。只见小易张着双臂直挺挺地没进水里去，真像遭了水鬼。他们离得不近，也不远。他们不知道小易是不是在开玩笑，但他们三个同时都呆了，像被人点了穴似的。等反应过来要去拉时，水面已经一片平静。鬼魅的感觉天罗地网地胁迫过来。

阿德慌得要哭。他说，怎么办，怎么办哪？快去喊大人吧！阿德说这话时似乎看见小易的头发在水面浮现了一下又没了。

黑水精明，他立住不动，没呼应阿德的提议。

凯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疼痛的感觉让他清醒过来，脑子里热得发涨。他知道出事了。不能让大人们知道！否则班主任还有校长——爸爸会打死自己的！

水面寂静得厉害，只有层层涟漪越来越远地泛滥，生出了无边际的恐怖和荒凉。没有人能改变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小易在玩水的时候淹死了。冷静！凯子掐着自己。

凯子把手竖到嘴唇间，阿德眼里除了慌张还是慌张，黑水倒仍是平静。

“谁都不能喊，我们要装作不知道，这跟我们没关

系，懂吗？否则谁都逃脱不了干系。”凯子听见自己的声音非常阴冷，它们像是早潜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。这阴冷加重了自己的理智。凯子走上岸，带头穿上衣服，黑水和阿德不由自主地跟上来。等大家都穿好时，凯子望着小易的衣裤，小腿抖起来。接着浑身都起了层鸡皮疙瘩。

奇怪的是他的脑子没抖，相反越发地清楚：必须把它们处理掉，藏到山林灌木丛中，不要让大人们看出小易在酉河活动过的痕迹。凯子抱起小易的衣服，跑在最前面。为了驱除皮肤对它们的敏感反应，凯子干脆将它们团成一团夹在腋下。黑水拿起小易的凉鞋，阿德跟在后面，三个人向山林扑过去。

2.

事情处理结束大约为下午三点，古田的人还在打呼噜，有的已经睡醒。他们坐在银杏树的阴影里，打着哈欠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蒲扇。小狗也热得受不了，趴在地上，一个劲儿地喘息。

小易奶奶躺在床上摇扇子，虽然没睡着，但也不想出去，她懒懒地横着。几乎每天都是这样。她迷糊的时候多，清醒的时候少，睡着的时候更少。

黑水拍拍脸色紧张的阿德，他想说什么，被凯子拦住了。凯子说，我们到村寨边上的老银杏树上去逮麻雀吧。黑水说好，阿德没有发言，他亦步亦趋地跟着。

凯子爬上树，一路利索地爬到树梢，他伸手一摸，“呀——”的一声，惊喜地冲黑水阿德叫起来。黑水夸张地呼应着他，他们像是真的忘了酉河中的小易了。

阿德心神不宁，可他也不得让自己镇定。毕竟这祸闯得太离谱了，毕竟自己也参与了，他恨不得这会儿来道闪电，将自己劈死了倒轻松。可艳阳还在上空，天地间一片敞亮。

“阿德，好东西！”凯子看透了阿德，他知道，现在最危险的环节就是他。

一窝麻雀蛋，个个浑圆娇俏，还有麻点点。阿德以前最向往吃麻雀蛋了。要是小易在，一定会主张拿到他家去烧。小易没有爸爸妈妈管着，属于最自由的主。阿德不可抑制地忧伤起来。

“我带你们回家煮。”凯子拉起阿德和黑水，一路上，凯子逢人就炫耀他的战绩。古田的人几乎全知道他在银杏树上摸到了一窝麻雀蛋。邻居叔叔不怀好意地提醒他：“别高兴得太早，小心你爸把你屁股打成两瓣。”

凯子家白天没人，凯子的伯伯住在前庄，中午凯子

在他家搭伙。尽管如此，凯子很少将黑水和阿德带回家来。

阿德坐到凯子家中，看着凯子心无旁骛地煮麻雀蛋，渐渐地也平息下来。等麻雀蛋的香味弥漫在屋子里，三个孩子津津有味地吃将起来后，西河的小易真的被他们忘到爪哇国去了。

“你看见我家小易了吗？”

天黑的时候，小易奶奶来到凯子家门前探问，凯子头摇得像拨浪鼓。凯子爸爸和妈妈刚进家门，两个人累得浑身汗湿，也没力气管凯子了。

“你看见我家小易了吗？”

小易奶奶推开黑水家门时，黑水正提着一块鸡腿往嘴里送。黑水说不出来，低着头直摇。黑水娘怨愤地瞪了儿子一眼。

小易不见了，阿德爸爸大着嗓门从村东头嚷到村西头：“谁看见小易没有？”阿德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推说自己肚子疼，躲到厕所不出来。

天已经黑透了，黑得连月亮星星都退场了。小易奶奶拉着长腔哭：“小易啊，我的小易啊，你在哪儿啊？”

阿德爸爸是村主任。小易丢了他比谁都急。他分析说这么晚孩子不回来，怕是掉到西河里去了。他带着火

把组织几个精壮年去西河。

古田的夏天隔年就有人淹死在西河，人们说那儿闹鬼，不由得你不信。已经有大人在家里训斥孩子了，他们慌里慌张地吓唬孩子说：“小易丢了，一定被鬼吃了，以后别乱跑知不知道！”

黑水的鸡腿没啃完，黑水妈就开始审他了，说：“小易到底怎么啦？今天有没有看见小易？”黑水不吱声，黑水妈就甩了他一嘴巴，黑水再不说，嘴巴又要挨甩了。

“早上见着他的，后来就不见了。”

“在西河还是在山脚，你们这几个野东西？”

“好像在山脚。”黑水转了一下眼珠。

西河边没有找到小易的衣物，河面一片平静，村主任领着大家回头。半路碰上黑水妈，他们一起向山脚跑去，兴许小易被困在山上呢！

这个念头让古田人很激动，古田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出发了。他们点着火把在山上喊：“小易，小易。”黑水和阿德也在队伍里，他们陪着小易奶奶一起哭。村里人已经给小易的爸爸挂了长途。阿德和黑水哭着哭着，忽然真的伤心起来。他们觉得事情太大了，伤心的同时更加恐惧，他们不得不继续伪装下去。

古田就一家子没加入寻人队伍，那就是凯子家。村